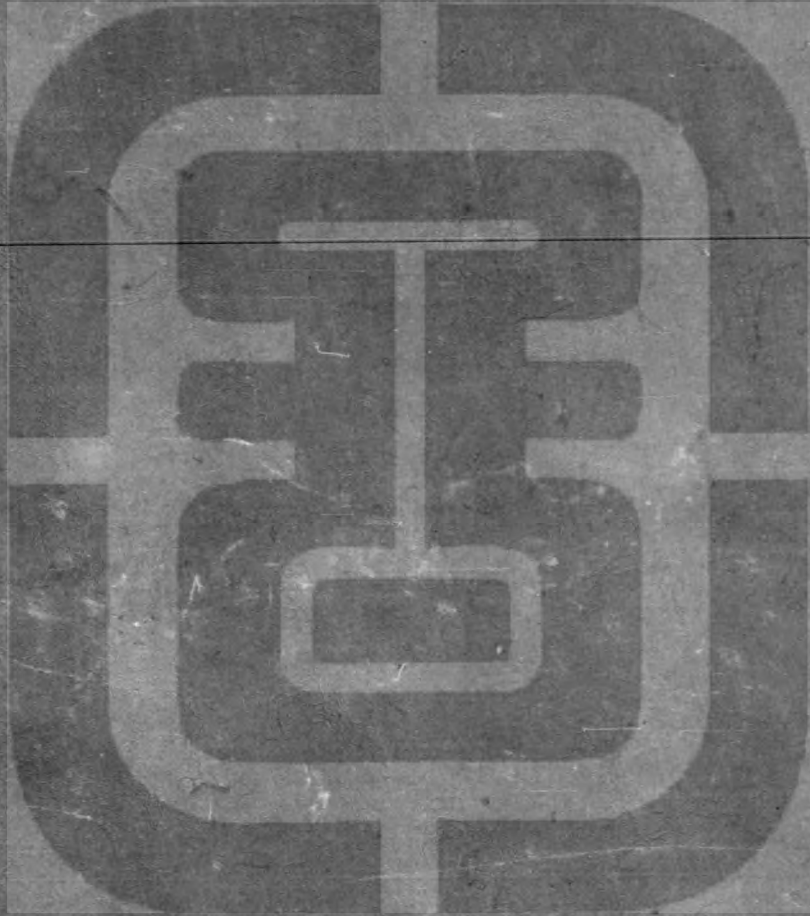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四十冊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太華逸民謚超曠文子李

廌方叔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

禮部尚書蘇公

自號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為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

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

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

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

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

為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

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為然退見

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

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為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予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物為一人或

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為孔子學其書而

戴其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呼嘯曰子嘯搥薦因言之

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為

戲者一優珣都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眾優曰

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手上為解顏顧公久之

東坡先生居閭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

歐陽氏淑之妣孫產後因病為崇所憑曰吾姓王氏

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

師善符劔遣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

妄為崇為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

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

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為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為

置酒齋香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

頃迨之幼忽云有賊兒瘦而黑衣以青公使數人索

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嗜甚

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非賊

也鬼也欲此媪出為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

得曰學士不令渠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

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

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

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

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崇甚狂自褻其
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中自墜人皆曰此岳
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
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
遇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
如蟣虱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_{有隱惡則}
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
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
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為奸慝神不敢於彼示
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
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
朝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

警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惟
赴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謝
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
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
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

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薦自太史先生知國史院修撰

修國史故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

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

弟侍坐先按講其說薦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獲與

聽先生平時温温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

義仍參之時事暨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其音琅

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廡前一夕獲聞按講王制巡狩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廡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廡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其人之賢可親然廡所守匹夫之

志亦未敢自變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他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廡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友人董耘饋長沙猶筍廡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賦曰因筍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

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
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
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卽和之亦以寓自
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澤氣凌
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已勝絲委誑
蛟龍故軼短萌任逐霜刀重美幹湏煩雪壤封他日
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
山春笋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
封薄祿養親甘旨少蒲苞時賴故人供齋慎思
薦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
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

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論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
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
來乃等子上等來也薦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
踈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
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
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
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
令孫敬之愔會開府承議郎張弼非夜語張浙人也
傳云劉簽樞知定州錢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無也薦
謂孫敬之曰歲前薦到陽翟競傳將穎叔爲辭熙帥
奪待制以本官謹知舒州薦曰出京時上宮謝見蔣

穎叔以待制扈從不足信衆鄉人咏之今日穆父之
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
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
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
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嚮羅拜宴罷
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
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
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
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
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
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縷金
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
背子皆用珠爲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
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嘗一視也上前後供
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唯有四人一樣粧梳衣服
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
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
然敬奉二宮有不遜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
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
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
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
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

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

輟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凡其語而裁剪之

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其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闢難闢巧闢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為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庶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釘餽為偶儷而已若論為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柰何爾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訛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

去者十蓋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

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日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爲叅政慮執政官中有不喜魏公者喋於東坡坡曰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蘇仲豫迨言新宗正丞程遵彥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薦詢其如何曰遵彥嘗爲杭州僉判以故知其居家之道甚詳遵彥之母極嚴厲遵彥之妻不得其

志逐去遵彥方三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因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心其母亦撫養遵彥諸子恩意周至但諸孫或一言思其出母則詬怒遵彥妻亦賢無辜得罪被逐於其姑亦無怨言歲時問安奉禮物不輟雖異居而婦禮甚脩至今獨居守節不可奪士大夫賢遵彥准其母憫其妻哀其子也

王仲凝承事字豐甫相國郇公之子也昔爲薦言東坡公頃應進士舉到省時郇公以翰林學士知舉得其論與策二真本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雖藁亦結塗注一其慎如此論卷竊爲道人梁冲所竊今所存惟策藁爾冲以吐納醫藥爲術東坡

貶識時之今在京師豐甫欲訴於官取之爾

豐甫言頃其女兄之夫高旦受知於相國司馬溫公已除河北糴便糧草一日謁溫公方起立稟事忽瞑目口不能言遽蹶而仆溫公遭壓馬衆公扶救溫公而旦已不知人溫公令人肩舁以歸即死明日溫公使吏問安否且曰已改除本路提點刑獄矣吏以死聞溫公甚歎之厚賻其家後二日范伯嘉子豐蜀公之仲子也謁溫公復使人舁致以歸子豐亟還許纔升堂見蜀公畢入其室即殂子豐有才力明敏過人薦從其游甚久相知亦深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之說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爲諱惡公曰以臣所見所謂諱

惡者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爲人臣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慎畏懼則保其社稷若夫子卯雖爲桀紂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爾不足道也天子齋戒受諫禮云歲終三正以謂乃歲首也書云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天子齋戒受之以敬也此皆先儒之所不及遠甚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以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之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叔黨又曰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蓋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開日則浴馬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頰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馬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八九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爲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爲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爲慰然復有二尚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真蒲公之所當聞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

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為鑒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不應如人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為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薦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薦之所對大畧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

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為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昔既不効何必道乎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為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豪之子少薦一歲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謁當塗巨公嘗自咸平晨

食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也甚
癯瘁隆冬短褐冠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
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
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
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網
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露等或有或不
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
其稽緩者網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國朝法網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
稍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
折筭遂人之俸糧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

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爲
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糧雖明許之然漕
運旣速所食幾何皆工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
載客貨沿路稅場旣爲所併而網兵搭附遂止邇來
道洛司旣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
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旣食之
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爲交量往往鑿
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
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糧填納豈可敷足張文定爲三
司使曰云歲虧六萬斛今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
而其弊乃在於網兵也東坡爲揚州嘗陳前弊於朝
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徃徃除焉然五十萬

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効淮南楚揚泗數
州日刑網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

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菜温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
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狃如何精狃
精狃茶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狃奏至神宗笑
之謂侍臣曰菜温叟將謂狃字是精確也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曆甚閑但改教坊判官
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正時館中進
所校對祝版凡九每版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
臣某舊例御書各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親作一

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曙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
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煦亭
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
之驗預有定哉

李錞希聲言頃侍其祖茂直為江西監司日聞徐禧
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日洪有媪善以三世祿
命書言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媪曰當與兵死徐氏皆
怒之媪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其
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汚狼籍而烏鳥啄之
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擻有司笞之媪以衆解得免後
德占敗永樂城破虜旣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媪說媪
尚存洪人因重之又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

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禧自守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相殘殺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數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罌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又言徐禧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故禧死魯直祭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禧之沒朝廷厚其贈典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止有一人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矣

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牕短檠燈大賞之也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早庵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蒿苳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取數鑲餞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曰

晉安都人至今稱為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爾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曰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國朝面賜緋即四襖義襪衫寶瓶銀帶例服三日元祐七年春末陳祥道學士進禮圖儀注已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為太常博士乃賜緋衣四襖袍銀帶往謝禮部蘇尚書公為言頃石參政中立為館閣時亦賜緋仍繫銀帶石滑稽服之無怍色過司天監馬驚墜地銀帶頗傷衆吏曰何星也石曰吾不善推步但怪

士犯寶瓶爾一時士人莫不以為笑也祥道聞之亦甚笑祥道許少張榜登科禮學通博一時少及仕宦二十七年而官止於宣義郎蓋初仕時父歐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父廢中間為太學博士亦坐累故屯蹇至老嘗為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為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故有是命沒齒困窮而不遇賞音也自賜緋不餘旬而卒或曰雖不士犯寶瓶臨行年也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鬣為別吏曰皆鬣而莫能分也

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比年多自七寺卿除侍郎一日因景靈宮國忌行香時寺監並會於幕次外有從者坐地上各話其所事光祿宗之從者曰吾卿當作侍郎矣蓋宰相之子今一叔爲少傅一叔爲使相判太原只言家世必吾卿也文太僕及之從者曰吾卿職是修撰父是太師若言家世豈光祿可及乎高太府遵惠之從者曰若言吾卿必爲侍郎矣趙衛尉令鑠之從者曰吾卿家世則太祖皇帝之後今皇帝之近族也亮非諸卿之可及矣衆從者皆服俄有王司農孝先之從者曰吾

卿曾作大理領都水出入重職多歷年歲若除侍郎吾卿必矣衆從者皆譟之曰汝雖官高職重宣力不少柰何親戚族人見任壯丁耆長乎王之從者不勝其怒遂毆諸卿之從者復衆毆擊至有流血者皆爲邏卒擒捕之詣尹治焉

東坡公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歡嘗自謂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

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帶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謂薦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類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慎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

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呂元明希哲侍講爲庶言頃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
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表者就其中
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瑗初
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胡文學行義一代高之
旣專學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萬
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
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
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勵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
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
尚節義者皆所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
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
否之時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
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大史公言呂元明頃在熙寧中王荊公欲與其子雱
並除崇政殿說書已有成命會呂正獻公與荊公論
新法相失其事遂格後二十餘年今上之卽位八年
朝廷以勲臣子有學問復除前命蓋知官職命寔使
之雖遲遲亦不爲也王公父子今已物故而元明竟
居講筵雖以世德多學用亦有命也

頃年客有話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曰
某氏者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蕩其所齎千金仍病
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救死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
責獲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

之道者也乃取一秩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然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皇帝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古聖賢之書次第而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學之三年登上第而歸

張文潛曰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爲臆說卽附意穿鑿如說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吁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

譖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爲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譖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爲好之義何至言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分若夫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椒性溫明日煖水藏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爲笑嗚呼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爲罷經義之禍其本亦以此

東坡新遷東園之第廡同李端叔秦少游往見之東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五月十日祖父名序甚英偉才氣過人雖不讀書而氣量甚偉頃年在鄉里郊居陸田不多惟種粟及以稻易粟大倉儲之人莫曉

其故儲之累年凡至三四千石會眉州大饑太傅公
即出所儲自族人次外姻次佃戶鄉曲之貧者次第
與之皆無凶歲之患或曰公何必粟也惟粟性堅能
久故可廣儲以待匱爾又繞宅皆種芋魁所收極多
即及時多蓋薪芻野民乏食時即用大甑蒸之羅置
門外恣人取食之賴以無饑焉又曰祖父嗜酒甘與
村父箕踞高歌大飲忽伯父封告至伯父登朝而外
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連姻皆以子貴封官
程氏預爲之謂祖父曰公何不亦預爲之太傅曰兒
子書云作官器用亦寄來一日方大醉中封告至并
外纓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時露頂戴
一小冠子如指許大醉中取告箕踞讀之畢并諸物
置一布囊中取告時有餘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
村童荷而歸跨驢入城城中人聞受告或就郊外觀
之遇諸塗見荷檐二囊莫不大笑程老聞之面詢其
太簡惟有識之士竒之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
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
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鑿碎其像投溪中而
毀拆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
喜親至劔門迎之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
曰茅將軍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爲幻邪方欲率衆
復毀忽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
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

為容恕幸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焉
乃捨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禘禘蒸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
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此祭之事禘禘禘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
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得
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
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
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
而徇之曰教教之於治雖甚迂闊然古之言治者必
以為先放勛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

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
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
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
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至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
獄數萬幾至敗亡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為意惟魏
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為治者不
可不先以教化為本也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
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
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
制官刑儆于有位其用法甚嚴為太學養士之禮既
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

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彼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于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若非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黃任道見荆公有繆黍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也

曾誠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

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邇聲之也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賜旦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俟藝成皆送旦家一時君臣相說如此但當

東坡不惟文章可以蓋代而政事忠亮風節凜凜過人遠甚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將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樞輦門外忽有赭傘覆犢車并青蓋犢車百許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拜某國太夫人國婆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官不敢言坡曰某自奏之卽於

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備員五使竊見二聖寅畏祗慎
昭事天地敬奉宗祧而內中犢車衝突鹵簿公然亂
行恐累二聖所以明祀之意謹彈劾以聞上欣然開
納舊例明日法駕回中宮當迎於朱雀門下是時因
疏明日中宮亦不復出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
直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
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
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
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設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
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
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
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
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
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
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
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
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
異時文章盟主貴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
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

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祖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亡之也又論史記作商紀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鄉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姜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觀此一事書所囚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歎無罪殺三公而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修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爲有罪矣豈太

史公欲玄見乎紂喜閔天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
征伐復告之曰諸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
心焉然文王逐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
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諸賢
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可談

朱或

元豐間或先公為右史 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
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為朕憂惜兵民大哉

王言簡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既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
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
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 仁宗
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即有旨更候一任
回改官時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
次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經引見幾十餘年大

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
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
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朔省
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
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
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
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
相 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廳爲公
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
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

父子入侍曲宴 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
人翁際遇之盛若此

蔡持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常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據
據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莞然成獨笑
數聲漁笛在滄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
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同越俗也見遊人
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
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玄論
乃指此句以爲罪其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 哲
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鞠獄竟無他意
讒口可畏如此旣不得笑又不得哭
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爲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爲

沒雕當入聲 喪儀間摺發以一竿揭之名乖角衛士
順天僕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為雕當不知名義
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
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
在鸚鵡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為鸚鵡洲
尋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末減王梅運勾骨立有
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骸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
集見官奴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
色髑髏否余欣然為王勾得對

滕宗閔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臣名
即上聞既鞠獄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無他意滕坐
送吏部監當蓋知州細銜字多欲謹書吏每患難寫
乘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表牋用之故已不處
向宗傳為興國軍判官託士人作書與漕使小簡用
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漕使舉行取勘宛轉自解僅免
士人於書尺多不識體要往往誤人宜謹用自不能
識者不若不發書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
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
子兄弟相繼宗子盡死諸孫仲字復嗣爵判宗人人
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
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
治之者頗以為難令郊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上

問所以治宗子之畧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郊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王介甫居金陵作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蓋晉謝安故地也謝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蘇子瞻責黃州居州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後人遂日子瞻為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瞻知杭州築大堤西湖上人呼為蘇公堤屬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貴相高以堤音低頗為語忌未幾子瞻遷責時孟氏皇后京師衣飾畫作雙蟬目為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又之后竟廢

先公在講筵聞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受知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為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為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為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綉囊緘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執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壽墓銘凶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

述所主亦大臣有力者或云當無不稱上意既陛見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既非素備了不能對蓋常州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守不閱圖經故不知也上顧近臣曰爲守臣而不知境內山川其爲政可料即罷去竟不曾開陳一言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大槩楊並不詳荅云佛法實亦助吾教既歸人咸咎之或責以聖主難遇次公平生所學如此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辨吾懼度作導師不敢妄對

青州王大夫嘗知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留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王亦與一軸詩他日季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爲九伯豈以一千則足數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袞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濟事將來有遺表恩澤也余記此二事非以爲謔蓋所以開悟爲人子者司馬溫公閑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具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

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丈筆山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旣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責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嘗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驗當續成篇崇寧興學丕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云墾闢已久恐鹵莽終無嘉穀耳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宗回宗師宗炎奕脩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家貲又高東南號富貴胡家相傳祖瑩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婿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陽諸婿錢印黃輔國李詩蔣廷俊張巨陳舉蔣存誠皆爲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婿不唯碌碌無用如長倩余中成婚二十餘年元祐初上疏乞誅呂吉甫謝天下後竟離婚亦云祖瑩三女山相刑也余表姪李熙嘏狂生登第吉甫以孫女妻之自延安帥遣人納吉禮貌甚盛熙嘏在京師忽詣開封投牒願悔婚蔡元長尹京驚問所以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熙嘏但言不喜與福建子相交元長怒叱出卒成婚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所窘目爲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辭吉甫元長皆閩人故熙嘏戲之耳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策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躡用先公爲奉冊門下侍郎韋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旣事檢會無策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疋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巳丑三出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時恩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

余表伯父表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

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表爲肩上短下陋又廣額尖頷面多黑子望之如洒墨聲嗔而吳音 哲宗一見連稱太陋表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爲奉勅陋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間不甚持重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公所歌竒俊王家郎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 神宗忽云此乃竒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汚己亦恐汚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猫卧衣笥中夫人即叱起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囊諸子幼時用爲脛衣先

公痛念公事既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祿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責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切謂使舒王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有此疾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公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晷乎晝月晷乎夜燈晷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吉甫所言中理歷歷可記類如此

子瞻曾為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于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黥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摠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吉甫子瞻皆不世出之才而不相好亦猶立朝異時耳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為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兒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必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其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竒玩必歸魯直語朝士云初和甫於余正是一兒旱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率爾對曰到吾

家便是女旱魃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
褻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表轂倅
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踈表語所親曰酒食
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魯直再責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
中岸巾危坐魯直側席意甚恭猶子無咎與黃士潘
觀來不知其爲初和甫頗忽略之潘黃正論本草反
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識初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
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帶一日在河南府
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未會府尹出衙皂不識其故相
有運勾至年少貴游子弟恠祁公不起揖厲聲問曰

足下前任甚處祁公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客次與
坐席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
吁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
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
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
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
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
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
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舒王退居金陵結茅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叟張
姓最稔熟王每步至其門即呼張翁張應聲呼相公

耳
一日王忽大哈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一字不同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即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泰陵未有嗣常因景陵宮行香諸人聚首孟在忽大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蓐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諸王者頗喜之許以薦擢一日沈盛飾出游過相府舒王聞其在門呼入與共七著先令褫帶沈辭不得已舒王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綉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復得見坐此沈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濕活居士之目謂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為少俊之戒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尚在來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吏雷澤男亨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

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先公在元祐昔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

錢適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碩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

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官法王安禮尚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荅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榻角一匾封語傲禮簡或於上前言其素行旣對促赴新任怏怏數月而死

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上云京師繁盛細民逐末朕要卿來勸人作善別無他語建中靖國元年召僧詣

禁中講經賜十禪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序釋
徒尤以爲盛事後賜僧楷四字禪師號楷故不受以
釣名推避之際頗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
異術窮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誘略多出
浮屠中宣和初乃譯正其教改僧爲德士復姓氏完
髮膚正冠裳盡革其尤夷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
坤亦爲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金脫二
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
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果金也大慙曰祐買着
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昔有巨公建第落成日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
爲不可巨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
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
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
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
夫競傳其語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
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
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
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
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

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亦死

沈枯存中入翰苑出塞垣爲聞人晚娶張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粹鬚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鬚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家兒張逐出之存中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於道先公聞之頗怜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賀而存中自張亡恍惚不安船過揚子江遂欲墮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存中平日爲張所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謂此婦妬暴非碌碌者雖死冤魄猶有憑藉

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鬢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爲菩薩蠻方識之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爲波羅蜜漬之可食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羹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爲鶉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談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鸝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麪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唯燒筍一味可食先公至北虜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鹹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苦不可食

慈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瘰癧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即大喜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見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于私第上幸馬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興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

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此京畿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為進士乞換文資即可權注一州縣差遣大喜洎誥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脚床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茶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採者為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涼或溫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

先水飲然後品味玄進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義理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啓關放下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伏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肉齏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

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
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狨似
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
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昔用紫綺綠以簇四金鵬法
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
制預買狨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狨毛以藉
衣不皺先公使北虜時已作兩制乘狨座副使武臣
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狨張繖金帶金魚
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奉
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
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竒絕因云公凡遇五即有

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
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
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

余幼時從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
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三姊長
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夫姓吳當時恠其差
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書何爲
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帙文字所能該括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己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饑者
又爲糗餌兒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墻而進不
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歐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
明日又爲具但設欄楯以序進退時或紛然迄了餘

曰無倦色黃岡村氓閭丘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怜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真者數月方死此氓媚佛多施廬山僧供迹亦內懼禍至冀事佛少逭責此尤不可也

元祐間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常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既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其父柩者於僧房中有數棺枯骨無款記不獲已乃挈一棺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殖紹聖初言者欲萋菲以無驗不敢舉

可談終

